

新 兒 童 基 本 文 庫

高 年 級 童 話 (二)

花 的 蜜 判



舊

花的審判 目次

- 一 花的審判……………一——五
- 二 吉爾上尉的冒險……………六——二
- 三 怪物的財寶……………一三——七
- 四 妖魔島……………一八——二五
- 五 魔鬼的比武……………二六——三三
- 六 米西夫夫貓的奸詐……………三四——三八



花的審判

「玫瑰是花中的皇后，這是真的麼？」李卻德問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有趣地對他說：

「去問他們自己，他們一定知道得更清楚的。」
李卻德真的信了他爸爸的話，走下花園裏去，來到一支梨樹下，牠在風中傲然地搖擺着。他拿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問牠道：

「梨樹先生，麻煩你，請你告訴我：玫瑰花是花中的皇后麼？」
但是梨樹繼續在風中搖擺着，沒有回答他。

他再走近一棵杏樹，他的花剛開放。他重複他的問題道：

「杏樹先生，玫瑰是花中的皇后，這是真的麼？」

杏樹不做聲，但牠的花因嫉妒而更紅了。

「杏樹也是沒有禮貌的，」李卻德想。「所有這些樹都不懂得禮貌，我來問草本吧。」

一支華麗的石竹花，豎起了牠的好看的花冠，有高貴的挺秀氣，他一聽到這個問題

，就誠懇地在他的莖上鞠一個躬，回答道：

「一點也不錯，玫瑰是我們愛戴的皇后，因為她這樣的皎艷。並且因為她的溫文的芳香是沒有匹敵的。你倘若要曉得更多些，今夜十二點鐘你再來，並且注意你花園裏有些什麼事情。」

「謝謝你，好心的石竹花。我今夜一定來的。」

李卻德在平常時刻上牀，但他不能睡熟。十一點半鐘時，他又坐起穿了衣服，偷偷的溜下扶梯，到園裏等着事情來臨。在半夜鐘的最後一聲上，一道亮光從天空中發現，那道光線凝聚在地上，成爲一個美麗的女人，頭載着花冠，手中拿一根小金杖，發出閃閃的迴光。仙女張開兩臂，立刻在草兒中間發生了一個不尋常的行動。石竹變成一個文雅的紳士，穿着紅玉、淡紅和綠色的漂亮禮服；風信子和素馨變成俊俏的隨從，有一頭好髮，白百合花是個美得出衆的小姐，穿着白衣裳；大麗花穿着曳地的長裙，頸上有一條精緻的各色的項鍊，這許多的顏色令人回想剛才的花兒；紫羅蘭謙虛地想藏過她的絲絨皮膚的美麗面容，和她的溫雅光景的眼睛，在一羣鸞粟花中間，她們正臂挽臂地，用她們的血紅色的服裝引起注意。最後從一羣和三色堇閒談的常綠樹中間，出現了園遊會的皇后——玫瑰花。她的來到引起一陣欣羨的擾動，她從沒有像今天般可愛的。她的臉頰含着花的鮮艷，她的紅衫子和曳地的坎肩，都是很精美的絲絹，她一路走時，發出息

索的聲音。一棵橄欖樹變成一個壇和寶座，玫瑰花在衆人的祝賀中就了位，此外並無別的儀式。她舉起她的手臂，表示肅靜，大家就跟着靜了下來。

「各位，」皇后說，「仁慈的魔法師——春，再度的復活了我們的心。去年以後，我們就沒有在一起過，現在有許多嚴重的事情等待解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樣取締蜜蜂、黃蜂和蝴蝶的不斷來採我們的蜜，加速我們的萎謝。關於這點，我已經要求春把被告們帶到我的座前，因此今天這次集會，實在也可以說是當面的審判。」

魔法師做了一個信號，被告們出現了，穿着禮服，蝴蝶穿上牠的最精美的外衣。蝴蝶站在皇后面前，牠的頭卑謙地低着，牠的臉給一陣紅暈所泛亮。

「皇后陛下，你要什麼？」牠問。

「要問你爲什麼擅自採去我們的花蜜，」玫瑰說。

「啊，陛下！」蝴蝶回答說，激動了，「我給你很少害處呀，因爲我從來沒有採得超過了餽養我自己的需要量，並且我永沒有糟蹋過你的款待。」

「這話不錯，你講得情有可原。現在把黃蜂帶上來。」

黃蜂進來了，穿一件黑外褂，打一條有黑條子的黑領帶。

「我，」牠說，「從你們那裏採取花蜜，因爲我要像蜜蜂那樣的工作，雖然自從世界開始後，我還沒有像這樣做成功，但時間過得還不多，我希望來學習。」

『你把所採的都吃掉了，』皇后打斷他的話說，『沒有留下一些做蜂房，怎能希望學習呢？你的案子很糟。你沒有一個好律師給你辯護，你失敗了。帶蜜蜂來。』

蜜蜂出現了，她的到來引起大家一陣輕微的騷動。她既沒有穿大禮服，又沒有穿便衣，竟穿了一身工裝，身上滿塗着蜜和蠟的污跡。大家都從蜜蜂那裏避開，怕給沾髒了。

『現在我知道了。我來這裏是爲了什麼事，』她說，並不保持鎮靜。『我們永遠唱着同樣的歌：『我們從花兒們那裏取去了花蜜，我們沒有從花兒們那裏取去了花蜜。』』好，這是什麼意思？我們並沒有爲了自己才這樣做，我們是爲了我們的主人。你們花冠中的所有的甜漿，我們都藏在蜂房裏，從那裏，人，我們的主，嚐牠的美味，用你們的芬芳，呵出香的氣息。你們在夏季萎謝了，秋季失去了你們的綠葉，你們仍活在我們那裏，我們能夠使你們的記憶永久在人心。但是您仍有怨言！你們，不錯，給了你們的血，但倘然我們不把牠採了藏起來，血仍一點價值沒有。工作是我们，這工作的價值和你們的花蜜一樣多。您倘要責罰我，請快些罰吧，我請求您，因爲我浪費了許多的工作時間，我們簡直有點拖欠工作了。』

玫瑰花召集了石竹和紫羅蘭，和她們商量這件案子，經過幾分鐘的攷慮後，她說了

下面的話：

37
『黃蜂是一個沒良心的貪嘴傢伙，牠借了牠永沒有做成功的蜂房爲口實，搶劫我們的花蜜。應該打牠五百大板。』

這話剛完，一個恐怖的黑影抓住了黃蜂，把牠帶走去責罰了。

『蝴蝶的情形可以原諒，』皇后說，『因此我宣佈赦免她沒有罰。』

蝴蝶恭敬地鞠了一躬，並且吻了皇后的手。她的金色的觸鬚閃光了，她拍動她的翼翅，把周圍的空氣撒滿了鑽石般的細粉，開始飛起來，篩下一陣燦爛的光波。

『關於蜜蜂，』玫瑰花繼續說，『我不但覺得她沒有罰，並且願望你們今後不要對她關閉花瓣，讓她自由採去她需要的蜜。作爲她辛勤的獎勵，和我們之間的永恆的友誼，我要給她親一個吻。』

蜜蜂很感動了，走上前去，把她的羞紅的前額湊上皇后的嘴唇，接受了一個平和的吻，這吻引起了感激的眼淚，聚在她的眼裏。

一陣清香潛入了花園裏，仙女舉起她的法杖，每一支花回到牠的地位上，回復了原來的形狀。

仙女飛向空中，籠罩在一線月光中，李卻德單獨留下了，沉浸在他所見的回憶裏。『多美的一課啊！』他說。『即使在花的王國裏，工作也得到最貴重的獎勵。』



吉爾上尉的冒險

『山脊頂上看得見的廢墟是什麼？』一個儒雅的上尉軍官問村中的警察說。

『這個可咒詛的廢墟啊！』這村裏的第一流人物極度恐怖地回答說。『許多年以前，那裏是一個寨子，住着一個封建領主，他比世上任何人更貪得無厭。在廢址上還站着他的銅像，可怕的故事講述到牠，威嚇着所有四鄰的人。在鎮上的檔案裏，有幾種古怪的文件還保存着，倘上尉軍爺願意讀牠們，我很高興把牠們借給你。』

軍官不在意地微笑着聽警察的話，並且請求讓他一看那些古怪的文件，因為他想去一探這個廢址，永遠除去他們覺得不安的迷信的恐懼。

那天晚上，他收到了一束因年深日久和潮濕而碎脆的萎黃的紙，便關緊屋子從頭至尾的讀起來。

第二天早晨，吉爾上尉——這是他的名字——走出場來，他的臉上還可清楚地看出一夜未睡的疲勞。他怎麼啦？

在紙束中，有一篇特別引起他的注意，原文是這樣的：

『據鄰人彼來茲說，在寨子裏的塔腳上，那裏一定有一大筆財寶，但給一百個長鬍

子的矮老頭保衛着，誰走近來，他們就要打誰。

「夜裏十二點鐘，地上裂開一個大窟窿，這窟窿是引到堆滿財寶的地窖裏去的；但恰到一點鐘時，窟窿又閉起來了，一直到明天夜晚。倘不是一個人去，而是兩個或三個人，那地就不裂開了，而財寶也關藏在裏面。」

「這個消息是由一個親眼看見的人帶來的，並經我的證實——警長陸貝茲註。」
上尉躊躇了好一會兒，最後對自己決心說：「明天夜裏，我要到寨子裏的塔脚去。」

真的，到了半夜裏，他從住的屋子中出來，向寨子的遺跡走去，當然第一先檢查了他的劍是不是容易拔出鞘，所帶的手槍是不是裝足了彈藥。

到了十一點鐘，或更遲一點，他到了寨子裏。一個光輝的月亮，使風景更現出慘白色，上尉躲身在大塔相近的岩石後面，在那裏拈着他的髭鬚，等着瞧奇蹟的出現，村鐘敲了十二下，在最後一下上，地土裂開了，一羣矮老頭，白鬍子拖到地上，從窄狹的缺口裏出來。

他們手裏都拿着粗木棍，開始圍着窟窿跳起舞來，唱着：

「我們來保衛財寶，

我們來保衛我們的金銀，

不給每個生人，

不懂得那個信號。」

上尉快捷地上前去，站定在小老人們的圈子邊，極客氣地招呼他們說：

「晚安，朋友們。」

「好大膽的人啊！」小老人們說。「你是誰？你到這裏來幹麼？」

他們都掄起粗木棍，衝向這個闖來的客人，但是這客人一點也不害怕，他的劍拔出鞘，很平靜地對他們說道：

「讓我們認真一點，朋友們，別以為好耍的。誰走近來，我就要對不起他了。你們願意讓我得到那財寶麼？」

「不行！」他們嚷着。「你得給我們信號。你如果不知道；我們要殺掉你。」

「說得容易，做可難了，」吉爾上尉說，很有把握地說。「你們要把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弄得走頭無路，你們還得長得高一些。倘你們的高度還能加上鬍子，那就不同了。」

「我們來殺死他，」矮老頭們叫着。「他不知道那信號的！」

他們就衝向吉爾上尉來。但上尉拔出一支手槍，一槍就把他們中最兇猛的一個射倒在地上了，這就阻遏了其餘的人。

『我似乎還很不差，』上尉笑着說。『我怎樣對付這傢伙的，其餘的人要是跑來，我也會一樣對待他。因此，你們還是讓我過去罷。』

『除非你給我們信號，不然我們甯可給你殺了，不給你拿到財寶的。』

『那是什麼信號呢？』

『我們不能告訴你。』

『我並不需要那信號，就能夠摧毀你們的骨頭的。』

『滾你的吧！』小老人們說，就掄起他的木棍衝向吉爾上尉來。上尉放了第二槍，又裝上第三槍的彈藥，但他們四面八方的來攻他弄得他的背彎曲得像蛇一般地，在攻擊者的圈子裏應戰着。最後，他覺得已被圍住了無法抵擋，只得冒險跳上牆，敗逃了。

『這怎辦，那信號是什麼呢？』他在回村去的路上問自己說。

第二天早晨他拿了支杖，他再到寨子的廢墟裏，辨認着昨夜他看見裂開的地方。一點也看不見什麼！他仔細搜索着，不能找得一絲通到那神祕的窟窿去的痕跡；還有更奇怪的，他一點找不出昨夜戰鬥的一些遺蹟。

於是他決定在武力失敗的地方，再一試他的機智。

這天夜裏，他藏身在廢墟裏守候着奇事出現的地方。矮老頭出來了，照老例舞着唱着：

「我們來保衛財寶，

我們來保衛我們的金銀，

不給每個生人，

不懂得那個信號。」

舞跳完了，他們中一個說：

「這軍人不會來了，但他倘再來，我們就殺死他。」

「最好讓他走下地穴去，餓死在那裏面。」

「但倘他找得了那鈴呢？」

「那我們就糟了。」

「但他還得先給這寨子的老主人的像，用劍碰觸一下才行呢。」

吉爾上尉不耐煩再聽下去，直衝到座落在普通寨子裏做武器庫的地方，用他的劍把像重擊了一下。

銅像倒了下去，好像給雷電擊倒似的，矮老頭們立刻圍住他，逼他走下一架梯級。他才走下地穴，窟窿就緊閉了，上尉發見自己在一個地穴裏，頂上掛着的燈照亮着，地上有大堆的黃金和寶石，但這些倒不是促起上尉注意的東西。他正找着矮老頭們談起的鈴。

他的搜索有半個鐘點，毫無結果，他翻起了黃金和寶石堆，但搜求中的東西還是找不到。

他累得汗出，坐倒在一堆金條上，預備休息一下後再找。

這神祕的鈴必須找到。

他想到這東西恐怕不能在眼可見的地方找得的，就開始敲擊着牆垣，後來發覺有一處的聲音空洞地響着。

他用劍挖了一個洞，淘出一個鉛製的樣子很罕見的鈴，這東西在舊貨攤中出賣時，值不得幾個錢的。

『現在我該怎麼辦呢？』上尉想。他仔細地攷查了他找出的東西，上面有着幾個字，『不要搖我，除非你知道怎樣搖。』但是這位上尉並不是一個狐疑不決的人，就搖了鈴。立刻四周的牆合攏來了，威脅着要用牠們的大體積壓碎他。他一點不怕，又把鈴搖了一下，千根鋼尖從牆上穿出來，好像要貫穿他的身體。于是他搖了第三下鈴，地穴立刻又回復原來的形狀。

第四鈴搖時，矮老頭們很謙卑地出現了，並且對他說：

『你要我們做什麼？請當奴隸般的吩咐我們吧。』

『你們先跳一次舞來娛樂我一下，作為補償你們給我的不快。』

矮老頭們就跳了好一會的舞，直到吉爾上尉叫他們停止了。

『現在你們來把錢袋子捐到我家裏去。』

矮老頭們一點不想什麼就抗起那些貴重的東西。

『你既然取去了財寶，』他們說，『請留下那鈴吧。』

吉爾上尉正想放下時，他忽然有個預感，想還是拿着的好。

『這件法寶我永不會放手的。』

於是矮老頭們把財寶送到他的家，一路上唱着：

『現在我們不用保衛財寶，

因為牠現在已被取去了

給這個凡人，

他知道那信號。』

因此，吉爾上尉成了巨額財寶的主人，他散分了一部份給他的兵士，大部份當然留着給自己了。

當他想到那一次冒險時，他常說：

『可給我們任何需要的法寶，是機智和勇敢。』

怪物的財寶

一個老水手帶到我的鑛上來一個消息，說他看見一個很遠的島上有一條可怕的毒龍看守着一大筆財寶。這個守衛者的半身是一條魚，另一半是隻獅子；牠還有那樣強有力

的翼膀，使牠可以飛得異常之高。空中，水裏，陸上，都是牠的地界，任何船隻駛近來時，牠們立刻都會被這永遠警戒着的怪物所攻擊。

許多遠征隊都試過，但都死在這不可克服的怪物的利爪之下；雖然如此，那財寶確實非常豐富，引起世界各地的冒險家的垂涎。

那財寶是由無數的寶石和萬千的金條組成的，在寶石中間有一具整塊的金剛石造成的天然人大小的人像，價值是不計其數的高，全世界所有的財富還不夠購買牠。

怪物的可怕，並沒有減少我鑛上的少年們的熱心；相反地，牠倒是對於他們的勇敢和大膽的一個更大的刺激，因此，不到一個月，一個最勇敢和最有野心的人們的遠征隊就組成了。

他們乘船在九月十五日出發，——一隻漂亮的從來在波濤間滑行得最快的雙桅船。行駛了十四天之後，他們已到了離島三哩的水面，財寶和怪物就在那裏。瞧啊，事情怎

樣臨頭吧！

遠征隊的隊員們開了一次會，以便決定他們的辦法，他們同意：放下幾隻小艇，同時在三四處登陸；帶着大量的火藥，向怪物開火，最後，應該平均地把財寶分給全隊的隊員。這裏只有一張反對票，是一個年十八歲的船役，他反對把人員分散，相信在船上等候怪物上來，再用砲轟來得更好些。

「你如果害怕，你就躲在後面就是了，」他們大家都對他說，沒有人給一些注意給這船役的計劃。

人人都不信任他的同伴，大家都下艇去登陸，唯恐自己沒有親眼看見平分財寶而受騙，船上只留下這個船役和一個舵工，這人是一個很有經驗的老水手，沒有在會議席上表示過意見。登陸艇裝滿了，水手們都拿了武器，他們離了大船，划近岸去。

巴斯科兒，那是船役的名字，預備下了船首砲，把砲膛裝滿了火藥，手裏還握一把槍。於是他在船頭上坐下來，用一支望遠鏡觀望着他的同伴們的行進。他們離開岸約百碼，忽然聽見了一聲大吼；他看見那怪物飛在天空中，衝向一隻登陸艇。聽到幾響槍聲之後，那小艇就消失在水面下了。槍彈在這可怕的動物身上滑過去了，牠又衝向其餘的小艇，一一的把牠們擊沉。

怪物的剿滅工作完成之後，牠回到島上，拍動着牠的給犧牲者的血染紅的翼膀。

舵工害怕得要逃回他的家鄉去，但巴斯科兒阻止了他，指引他用全速率衝向島上去。

舵工聽了這船役的話。現在，這孩子已不再想到那些財寶，只想着報他的同伴的仇。他們到了離岸幾百尺的地方，看見怪物正向他們衝來。巴斯科兒趕忙描準小砲，但是砲彈卻擊中在幾塊岩石上。那怪物格外的激怒，向雙桅船猛衝上來。牠在空中繞了兩個圈，好像一隻鷹攫取牠的肉食似的，最後俯衝向巴斯科兒來，他爬在一支圓桅頂上，英勇地等候着牠。

這攻擊非常猛烈，怪物要想擊斷那英勇的孩子要請他吃的投槍，卻被那槍刺穿在牠的一隻腳掌裏，痛楚非常，牠發出一聲可怕的慘叫，發狂似地直衝向天空去。投槍緊穿在掌中，巴斯科兒就吊在上面，他的重量更增加了怪物的災禍。怪物無法摔掉那位特別的客人；牠的一切努力都沒有用，巴斯科兒騎在槍上，好像一個技藝家。怪物更憤怒了，牠投身入海，要想沉死他。巴斯科兒游得像魚，潛水潛得像海狗；因此他的敵人無法逃脫他。怪物氣餒失望了，牠回到島上去，後面拖着這孩子；那孩子腳剛踏地，就利用那投槍做槓杆，出全力給牠一絞轉，把那受傷的腳絞紐得使這怪物痛到失去了和知覺。牠慘叫一聲，無力的倒在地上了。巴斯行兒於是拔出他的刺刀，仔細尋找鱗片之間的接縫，這些鱗片是給怪物做鐵甲的。他在這裏把刀戮進了無數次，外用一塊石頭敲送着

，那是他現來代替鐵錘的。

怪物現在是死了，巴斯科兒想起他的同伴，跑下海岸去找尋他們。他的找尋是無用的，因為一點痕跡也找不到。他看向他留下雙桅船的地點，船也不見了，無疑地，那老舵工害怕了，駕船逃走了。

於是我們的英雄決定去找那財寶，但他在島上各處都走遍了，他找不見財寶的一絲蹤跡。他就回到他們初到島邊時，看見怪物躺着的地點，他看見這裏有一塊大石頭，顯然掩護着存放財寶的洞門。他把槍頭插入石邊縫中，移開了牠，經過一些努力後，他看見一架轉梯，他趕忙跑下去，轉梯經過的第一間房，牆是紅寶石砌成的，第二間是綠寶石，第三間是珍珠和鑽石。在中間站着一座大像，由一整塊鑽石做成的，這像的樣子是個美麗的公主。巴斯科兒驚訝着看到這樣出衆的美人，起了一陣傾慕的贊嘆。

忽然他注意到了像的座盤上面有字：

「解魔的鑰匙藏在一塊石頭內。」

這孩子就尋找着房裏的各種東西，他按在其中一樣東西上，聽得一聲軋響，立刻好像神仙喜劇中的場面似的起了變幻，洞府不見；每一塊寶石都變成一個人，那美麗的公主又回到血肉的身體了。她從座盤上走下來，把她的手伸給這個勇敢的孩子，爲獎勵他的英勇，她賜給他全王國的財寶，財寶之外還有她的心。在解除了魔法的許多人之中

，還有他遠征隊中的全體同伴，他們擁抱他，承認他得到了勝利，而不嫉妒他。所有的損壞的船，都在海岸上出現了，他們上了船，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鄉去，這孩子卻到了公主的國裏去。

巴斯科兒現在不再是巴斯科兒了，而是親王巴斯科爾一世殿下，一個很好的人，據他的臣民說。



妖魔馬

小阿瑟有一回跑到他的花園裏，正坐下在一支刺繡花下時，他聽得一棵金花菜的葉子在說：

「我是安東尼。」

接着，那金花菜葉的一端變成了一個小孩的頭。

「我是裘妮達！」葉子的另一端叫起來。跟着一個小女孩出現了。

「我是彼立科。」

另一個頭在別人旁邊現出來了。

「好極了！」小阿瑟叫着說，「這到可以像玩具跳老鼠般的譜上音樂呢。」他湊近那金花菜，但是一些看不見什麼：他也不能確定究竟那片希奇的葉子上，是他看見的那三個微小而美麗的孩子。

「好吧，我要繼續的來看，直到我再看到他們，」這孩子說。

因此，明天同一個時候，他又坐下在原處了，一會兒聽得一聲歎息：金花菜葉子開始抖動，小頭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和昨天一樣地說着：

『我是安東尼。』

『我是裘妮達。』

『我是彼立科。』

『還有，我是阿瑟！』這孩子叫着說，突然鑽出身來，捉住了那片神祕的葉子，『你們告訴我你們是誰，不然的話，我要把你們連根拔起來。』

那枝葉子顫慄了，一個很悲慘的聲音從近旁處傳過來說，『請看上天的份上，不要傷害他們啊，他們是純潔無罪，不會作惡的：今夜十二點鐘請你再來，你將對你所見到的大爲驚異呢！』

滿意了，那孩子就放手跑開了，決定那夜晚再來。這樣，大約過了十一點半，阿瑟跑到花園裏，躲身在一叢木蘭花下，靜等着所說的時刻到來。教堂的鐘才打完半夜鐘的最後一下，就聽見空中有一個聲音，一回就在地上看見一隻白得和雪一樣的馬，身上生着翼膀，着陸時正拍舞着。從翼膀上洒下了無數的水滴，成爲一陣滋潤的雨，落在花園中的草上。結果是非常希奇的；立刻，所有的草都變成了想不到的形狀。金花菜葉變成了一個大寶座，籠罩着絲絨和金色燦爛的華蓋，在三隻鑲飾花彩的圓椅上，坐在三個美得眩目的孩子，穿着富麗的衣服，那衣服上華貴和艷麗爭眩着。

刺球花變成了許多閃閃發光的銀塔，站滿了兵士，向着三個孩子致敬。那木蘭叢是

一座石堡，有一座吊橋，由幾根紅絲夾金做成的鍊子吊着。一羣護從穿着耀眼的制服，兵士們騎在馬背上，拿着長槍，戴着閃光的領盔，盔上飾着輕飄的羽毛，在園中各處走着。所有那些人們都生氣勃勃地在小阿瑟的驚奇的眼前經過，他躲身在一座塔之後，可以看見外面的一切而自己不被看見。他驚奇得以為是在夢中，他自己捻着身上的肉，覺着有點痛，才相信他並不是在做夢。這時，馬嘶叫着，他們都靜立下來，嚇得混身發抖。

「加拉比！加拉波！再剩兩分鐘，你們就要變形了，」馬吆喝着。

聽了他的話之後，他們都哭了，除了那三個王子，站起來叫道：

「奸詐的妖怪，上帝會要你付出你所犯的罪惡的代價的。」

馬用兩隻後腳直立起來，經了一聲可怕的嘶鳴後，吆喝道：「加拉比！加拉波！」立刻他們都回復到他們原來的形狀。馬跳躍一下，要昇入空中開始他的飛行，但這回可不是單獨一個了；因為當他揮動他的尾巴時，恰好纏住了小阿瑟，裹圍了他的身體。這孩子緊貼着不使自己掉下來，當他找出他在那裏時，他發覺已經在離地幾千呎的空中了。於是，他盡力驚呼着，沒有注意到馬的嘶鳴聲，那馬回過頭來，對他說道：「滾開，不然我就要一脚踢碎你的腦袋。」

但是小阿瑟記着，倘然他放鬆手，他一定會跌死的，而馬的脚倒不一定能夠踢倒他，因為他已經爬到了尾巴的上半部份了，他在這裏用一手吊在上面，另一手握緊尾巴的

另一端，因此他坐在摺疊的尾巴毛裏，好像一隻搖籃。

馬踢了好幾腳，只踢傷了些雲霧；他轉過頭去，要想去咬那佔上風的客人；但他的翼膀妨礙了他，他唯一能做到的別種報復辦法，是鼓鼻氣。這個他做了，發出的幾哩周圍都聽得到的聲音。

『好大風暴啊！』小阿瑟叫着說。

『那是我在飛行時吞下的風，』馬說。

『那不是風，牠一定是失了控制的颶風。』

於是，馬開始降落到地面上來，經過雲，穿過霧，直到天明，他到達了一處可愛的宮殿，宮殿的黃金和寶石的屋頂自動地打開讓這非凡的馬進過去。他降落在宮中的一間大房間裏，踏到了堅實的地面時，他說：

『請你離開我去好麼？』

『那不行，』小阿瑟說，『因為我正開始對這樣的旅行發生了興趣。』

『好，我的孩子，對不起，這下你可不要懊悔了。』

這樣說了，他就開始在屋子裏到處亂撞亂摔，要想把可憐的小阿瑟摔爛了；但是小阿瑟卻越巴越緊，死也不肯放鬆了走。於是那馬想坐下來，看能不能用他的身體的重量壓死這孩子，但是那孩子用一個敏捷的行動，跳開馬屁股，坐下在地板上了。

「這下，」他叫着說，「你不要再做這類的笨事情；你倘想把我摔掉，你得先把你尾巴扯掉。」

「那不幹，」這妖魔說，「還是讓我們來講和了吧。你要怎樣才讓我走呢？」

「第一，你必須告訴我，在我的花園中的着了魔的孩子們，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願意。」

「好，我現在要拔掉你尾上的一根毛來懲罰你，」他就拔出了一根毛，這使馬痛得直叫起來。

「我還得一一的拔出來，拔得你的尾巴像一隻備馬。」

「不要這樣，這下你制服我了。聽着，你要我講的故事吧。你得知道，這些孩子是我的大仇人，薩馬坎達大王的兒子。因了我母親邊的一個親戚的魔法，他比我更知道做這些事情，我在那時被罰給任何一個騎兵來做坐騎。我除了做三年供騎的馬以外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我進了大王的馬廄，他多次地根據毫無道理的藉口鞭笞我，使我咬任何要騎我的人，踢任何跑近來的人，有一天，大王自己給我咬了可怕的一口。我因這個不平而惱怒了，我立志要報復，當我的着魔的時期一經過去後，就輪到我自己成爲一個使魔法的了，我拿了一瓶從雲中採集來的水，把大王的宮殿變成一座花園，搬到了你的家裏來。每天夜裏我都去那裏，我的翼膀既然浸濕了從雲中聚來的水，這東西有着把他們

變還原形的效力，我拍動我的翼膀，我玩賞了一回之後，就再用咒語使他們着魔。現在你都知道了，你總該好好地離開我了吧？」

「現在倒更不想離開了，」那孩子說：「因為我倘然讓你走了，你就會像對他們那樣地報復我，所以我不願離開你，一直要你把我帶回我的家。這時候，你得給我吃些什麼東西。慢慢地跑到有東西吃的地方去：倘你不肯，我就拔你的毛。」

馬在地板上頓了一下腳，立刻幾檯子可吃的東西出現了。阿瑟一手緊抓住馬尾，一手拿着他最喜歡吃的東西。他吃飽了之後，說道：「就在這時候，你帶我回家去。」那馬屈服了，又飛起來，昇在天空裏，飛向阿瑟的花園去。在穿過雲時，阿瑟把他所有的衣服都弄濕，浸透了那寶貴的汁水。他們到達時，小阿瑟不等馬轉過身來，就跑掉了，躲到了他家裏去。他的對策是很聰敏的，因為這妖魔追趕他要咬他，但他正要這樣做時，這孩子早已在屋子裏了。那馬只一展翅，就消失在地平線上了。這時阿瑟再跑到花園裏，擠絞他的衣服，讓他浸透得來的雲水，都落在草上。立刻，所有着了魔的人物都回復了原形，驚奇地看見不是那妖魔解了他們的着魔。小阿瑟見到這種驚異的情形，就向前跑到寶座那裏去，和王子們說道：

「薩馬坎達大王的孩子們啊，我很高興報告你們，你們是自由了；但是趕快從這裏逃開，因為今夜十二點鐘，那妖魔將回來的。」

『謝謝你，好心的孩子，』其中一個王子說，『但是我們不想從這裏走開，我們要給這妖魔吃一驚，給他一頓懲罰。』

於是他們繫了幾根堅固的繩子在塔頂上，那夜裏，馬到來時，在知道出了什麼事情之前，他覺得自己的頸項、翼膀和腳都給細縛起來了，所有的兵士和臣僕，手裏拿着粗繩，一陣子打在他身上，打得他幾乎昏迷過去。

他們一面呼叫一面打着，打得妖魔直叫求饒。

『不饒他！』小阿瑟大叫道，『不把你的腳骨打斷不饒你。』這是他的吼叫聲，最後，小阿瑟起了憐憫心，走到他那裏說道：

『我們怎能讓你自由呢？我們不是把自己讓你來報復麼？』

『你們想避免被報復，只須把我兩翼上的最長的羽毛拔掉，我就失去了法力。』阿瑟就這樣做了。妖魔立刻變成人形，原來他是一個可怕的矮老妖，傷得不能動了。他們又把羽毛碰觸他，他就變成一隻囚在籠中的鸚鵡，叫着，『加拉比，加拉波！我現在可完了。』

阿瑟報告他的爸媽，告訴他們全盤的非常冒險故事，請他們允許陪王子們同去一回。小阿瑟的爸媽驚異地看見他們的花園變成了一座城堡，並且在知道了他們絕未想到的事情的經過後，答應了小阿瑟的要求，遠征隊就立刻組成了。小阿瑟騎上一根魔法羽，

把公主載在後面。兩個王子騎另一根羽毛，其餘的人都互相緊靠着。一聲號令之下，他們都飛走了，眼一轉瞬間，他們已到了他們自己的國家裏。

在那裏，小阿瑟被隆重地贈給了一雙襪子，幾箱玩具，他的功績使他在家中得到長期而快樂的一生。

魔鬼的比武

很醜陋的泰巴爾杜先生的胸中充滿了憤怒，他騎着馬用全速力追趕一匹狡猾的兔子。挺着槍，他追趕着，眼睛憤怒得發昏，因爲這狡猾東西時時停下來，用兩支後腿坐下來，向牠的追趕者做鬼臉。

他怒火滿胸地，用他的馬刺催馬追趕着，大聲斥罵牠是一個懦夫、騙子和小賊。「你逃到哪裏去！」他叫着；「你得賠償我這些！今天晚上我得把你做一碗滋味鮮美的肉羹！」

他像一個瘋子般的騎着趕，躍過溪流、岩石、深坑。但是這看來似乎兔子的腿上生得有翼膀，飛跑着逃脫做肉羹的命運。牠還時常轉過身來，有趣地用耳朵和前爪做着種種姿勢，玩笑似地微笑着，使這位騎士大感窘迫。

「你即使逃到地獄裏，我也將追到你，」他吼叫着。

他再用馬刺刺着馬，馬幾乎給痛苦和騎者的吼叫激得發瘋了。

這騎士到了差不多可用槍投擲的遠近，但這時刻剛到，牠又跑了。

「再拚一下命，我的馬兒呀，」泰巴爾杜先生叫着，但沒有用。在跑上一個很陡的

斜坡時，這可憐的畜生累得倒斃了，騎馬人也累得眼花頭眩了。

他既不能再騎馬，就把他的無用的槍丟棄在死馬的旁邊，泰巴爾杜先生拔出他的身經百戰的劍來，要追趕那隻兔子到底。牠現在很鎮靜地停住在一塊岩石上，在那裏匆匆容地向着騎士玩嘲。

這又把獵人的憤火提到了最高點，他怒吼道：

『我願意給一年的生命，來砍你一劍。』

兔子聽得這句話，就一躍倒身在泰巴爾杜先生的腳邊，他把牠劈成兩半。被劈碎的兔子臨死前對他說道：『這值得你一年的生命呢；別忘記了。』

這人吃了一驚，要想取消這句話，但是現在太晚了。

『這樣一隻小畜生，夠得上我生命的三百六十五天啊！』他叫說。他重重地在兔身上踐踏着，踏到後來覺得很疲乏了才停止。

但他擡起頭來時，又看見另一隻恰和他所殺死的一樣的兔子，牠和第一隻兔做着同樣的姿勢。

於是他再也忍不住了，再趕着去追第二隻兔，他的馬刺在脚跟糾盤着，一步一跌地追去。

這兔子像是不感興趣似地，緩緩地跑進牠的洞裏去，在牠之後，跟着我們的冒火的

泰巴爾杜先生，決心要把這戲弄人的畜生砍成可怕的肉醬。

「這真是出鬼了，」他說，「所有的兔子都約好了來戲弄我似的。」
最後過了好一回，泰巴爾杜先生，舌也伸了出來，他到了一個洞口，兔子消失在洞的黑暗深處，看不見了。

「好，現在我還得找到你，即使你是魔鬼自己。」

「您好，」一個不尋常的聲音說；一個陌生面孔和一雙火眼在泰巴爾杜先生前出現，以嘲諷的禮貌招呼他。

「啊！」泰巴爾杜先生叫說，沒有覺得受驚，因為他是一個很勇敢的人。「說老實話，我願意認識你的真身。」

「那末您不覺得害怕麼？」

「並不。你既是對我很熟悉的，我將一樣的待你。我要和你打個交道。」
「請說吧。」

「第一，回答我：你是那隻被我追逐的兔子麼？」

「就是。我知道你已參加了一件事情，並且願意來和我商談，且請到我的家裏去，我們可以在那裏談得舒服些。」

魔鬼開始大笑，火燄從他的口噴出。這是他很快活的表示。

『好，你瞧。』泰巴爾杜先生說。『你得知道，明天，爭取吻得國王女兒的手的比武將舉行了。勝利者將是繼承王位的王子，而我，坦白地說，願意佔據這個位置。因此需要着你幫忙，使我在戰鬥中獲勝。』

『那末你給我什麼做交換呢？』

『隨你要什麼都行。』

『那末你要使公主忘記上帝的忠誠。我已經有了你的靈魂，我還要有她的。』

『同意。』

『同意。』

魔鬼和泰巴爾杜先生握手。

『你該怎樣幫我呢？』

魔鬼對他說道：

『明天，在比武之前，一個穿黑盔甲的紳士將會來看你。我將送你一套護身甲，這甲造得任何武器都穿不過去的；一個盾，你的敵手只要一照就會光彩刺眼而眼睛暈眩的；一柄魔劍，一觸到就會死的；還有一匹馬，黑得像黑炭，有着不用馬勒和馬刺的好處；你只須把這些東西穿戴起來作為裝飾物，……總之一句話，那馬——將是我。』

『哦，謝謝你，但我很抱歉來麻煩你。』

『不必客氣，我已決定取走這個公主的靈魂，她的祈禱和贊美詩煩擾得我夠了，而我還不能使她有罪惡，即使在念頭中。』

魔鬼抓住泰巴爾杜先生的披肩，用非常速度穿過空中引他到他屋子的門前。在消失時，他在他的耳邊說：『明天再見。』

下一天，全城裝飾着長旒和旗幟。全體百姓羣集到美麗公主的手將由公開比武來贏得的場所，公主的貞淑是人人都很崇高地贊美的。

三十位騎士參加在這次比武中，他們都是王國裏最勇敢的，比武的盛會該被許為很有趣味的，雖然野蠻；但這是那個時候的風俗。

國王和廷臣佔着那大寶座，公主坐在前排裏。公衆就了其餘的位置，傳令官宣佈比武即將開始。

泰巴爾杜先生在前面出現，騎在一匹黑馬上，大的黑羽毛在盔頂上耀幌着，他穿的護身甲也是黑色的。

誰看了他的一副驕傲的樣子，就不會懷疑他該會得到勝利的。

號令已下了，另一個英勇的騎士上場，飛馬直奔向那可怖的泰巴爾杜先生。

當他行近時，這個魔鬼的朋友，擺動他的盾，他的敵手還沒有來得及交鋒就跌下地來昏迷了。

一個接着一個，一直到二十個以上，上前作戰都遭受了同樣的命運。誰衝過了這盾的神祕的作用的，卻在劍的一擊之下都倒下死了，即使僅觸及劍的平面。

人民都發出失望的呼聲，因為這個人給他們引起的恐怖。公主幾乎嚇得要失去知覺了，她看着那可怕的將來的丈夫向她獻着侮辱。

『天啊』她叫着，『讓我在做這個惡漢的妻子以前死了吧。』

現在，最後的競爭者也遭受了其餘的人們一樣的命運，他們正要宣告泰巴爾杜先生是霸主，因此也就是公主的丈夫時，忽然喇叭響了，宣稱有一個高貴的騎士要求允許參加競爭。

國王看着他的女兒，他看出了她這樣的不快活，就給了所請的允許，姑且寄託一個希望，看這個新來的人，不論他是誰，或者能夠打勝這個可怕的優勝者。

他們要這新來的騎士說出他的姓名，但是他說道：

『我的名字叫做麥圭爾；我的姓要保留到作戰之後。我的姓保證着世界上沒有更高貴的了。』

他騎着馬進入比武場，引起了一陣輕微嘖嘖的稱羨聲；他的盔甲是全白的，白得像白鼬鼠，他的頭盔上的羽毛也是白色的。

白色，一種耀眼的白色，是他所騎的美麗的馬的顏色。

泰巴爾杜先生對這光景感應得很深，魔鬼所感的更比他深，他嘶鳴着說道：『我很高興你也來作戰了，麥圭爾；我們有筆舊賬要算。』

他回頭對泰巴爾杜先生加說道：

『拔下一根我的鬃毛，放在你的口袋裏，有了這個，你就會和我一樣的有力。努力戰鬥到底，因為我們的敵手是很可怕的。』

說了就做，泰巴爾杜先生把魔鬼的鬃毛拔出一根，藏在口袋裏，他立刻覺得堅強而有力了。給地獄中的最高領袖的榮譽所眩，他攻擊了那穿白盔甲的騎士，想用他的盾迷倒他。但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那騎士把盔上的面甲拉起來，露出了從不曾見的壯美的面容。那可愛的臉容，發射出天堂的光輝。

『啊，老魔！』他叫說，『你要造反麼？』

他丟開他的槍，拔出他的劍。那劍光彩使太陽對牠減色，他衝向泰巴爾杜先生。黑馬鼻中，噓着氣嘶鳴着，來回跳躍着，用非凡的機巧躲閃着打來的攻擊。泰巴爾杜先生的劍落在麥圭爾的白甲上兩百次，但都沒有效，到後來頭昏目眩的連人帶馬跌倒在那位壯美的騎士脚下。

『去你的吧！』他以一種無限憐憫的口氣說。『你得知道，你是我的奴隸，一直到

世界末日，你還得知道，你沒有反抗我的救主——上帝的權力。」

「公主，」他接着說，「你是得救了。你的祈禱到達了上帝那裏，我，麥圭爾，來救你逃出了魔鬼的毒計。你的賢淑品德以後會得到獎勵的。」

他這樣說了之後，就不見了。

同時，魔鬼也想隱去了，但是泰巴爾杜先生記着他的欺騙，並且因為他有着從馬身上拔出的毛在身上，他是能夠制服魔鬼的，因此他用馬刺和劍給他吃苦頭，弄得他直跳起來，和最高的房屋一樣高。泰巴爾杜先生並不從馬鞍上跨下來，並且給魔鬼最後一頓重打，幾乎結果了他。

「放了我吧，我決不再來麻煩你了，」魔鬼說。

「你要我的靈魂麼？」

「你的靈魂和肉體都不要了，就讓我現在自由吧。」

於是泰巴爾杜先生，他的心已給天使的光輝所接觸，而起懺悔了，從馬上爬下來，讓牠自由地消失。

這場著名的比武就這樣結束，但公眾的記憶中是不會磨滅掉的。

公主在明年嫁了一個和她一樣有品德的王子，泰巴爾杜先生苦行潛修，成爲了一個好的基督徒，他非常滿意曾經給了魔鬼一頓重打。

米西夫夫貓的奸詐

三四

大約兩個多星期以前，一位趕也趕不走的客，擾亂我的安寧，不讓我在夜的寂靜的時光中靜下來，我是常常慣於在夜間工作的。

你將說我應該趕他出去。似乎最簡單沒有了，只要抓住這個騷擾的客，把他丟在街上，對他說：『好朋友，幫幫忙，不要跑回到這屋子裏來，在我住在這裏，而你也行爲不檢的時候。』

但是對於我這位客，是毫無理由可說的。我用了講禮貌的書上的最精美的句子，請他走出去，或者不要做聲。對於他的頑固不靈，我逐漸地從簡單的虛聲恐嚇到要給他一個（這使我記起時還有點怕！）橫死。急躁常會使人盲衝盲撞到這樣哪！即使犯罪也幹！因爲他的行爲實在惱人。到了我靜下來要寫了，就在這時候，他做出一個令人難忍的聲音，擾亂我的心思，使我一行都不能平靜地寫下去，甚至使我不能集中起意思來。我受夠了這種苦擾後，就丟下筆，往牀上一躺，煩擾的聲音立刻像給魔術停止了，以後我也睡着了，不再知道他有沒有做聲。

明天早晨，我的可憐的散放在桌子上的紙張糾曲扯裂，字跡也模糊不清，不能讀出了。我的書，我的心愛的可憐的書啊，好像給鋸子鋸過似的，裏裏外外都一樣。

這傢伙是誰？一隻有相當年齡的耗子！他對於種種惡毒的狡計是頗具經驗的。我手頭沒有捕鼠籠或捕鼠機，也沒有毒藥可以毒死他。有幾夜我曾拿了一柄騎兵用的馬刀，追擊他，但他躲到書架後面的牆裏去了，嘲笑着我揮動着刀，砍呀劈呀的。

對於這樣敏捷的敵人，我自承無法可想，只得去請教一隻貓來幫忙，牠名叫米西夫夫，是以勇敢和仇恨鼠族出名的，現在雖然年事已高並且已從積極生活中退休下來，倒也並不拒絕我的請求，只是要幾個條件。

「倘你要我幫你的忙，」他對我說，「你得像招待一個王子般地優待我；得買一條好看的鑲金項鍊給我；當我殺死了苛擾你的耗子以後，你得送給我的家一件好的禮物。」這些條件我都同意了。倘能脫離這魔鬼般的耗子，並且相信這天夜裏，耗子就會跌入我的盟友的掌握。

只一會，我就注意到那聲音聽不見了，這倒是一種安慰，我看見那好米西夫夫正躺在書架附近。他看着我，微笑着，似乎在說，「你瞧，他們一嗅到我的氣息，就一點不做聲了。」

我不知道我是因爲本能或是疑心：我想耗子與米西夫夫之間一定有某種的諒解存在着，我決定要偵查牠們，證實這個奸詐。

「耗子並不出來，」我對自己說，「倘他三天或四天地不從書架後面出來，這些時

也沒有吃什麼東西，這不幸的小動物即使沒有死掉，也總該餓得快死了。那末，倘牠還活着，無疑地這裏一定有着奸詐。」

幾天之後，我偷聽了米米西夫和那耗子之間的長談。

貓對耗子說：「現在，你瞧，我並不來干涉你。相反地，我還要供給你食物，照我們同意的祕密約定。但是倘然你做了聲，我就不得不來抓你，這件事，很明白地，你我都得不到什麼利益的——你呢，因為冒了給我一口吃掉的危險；而我呢，因為你一朝死了以後，主人就會把我送走，我再也不能夠找得像他那樣的一個傻瓜，養着我，優待我，我卻一些事也不爲他做。」

「就我方面說來，」耗子說，「我並不想破壞我們的約定。我決不動，噴嚏也不打；這樣你該是很高興的。不過，你最好多分一點乳酪給我，你當然知道我很喜歡吃這東西的。」

這時候，我再也耐不住我的怒氣了，我就把米米西夫夫叫來，對他說道：

「你是一隻不要臉的貓；你的行爲恰恰是這一類齷齪詭計中最壞的。我決不要爲了捉耗子的緣故請你來這裏，因爲我自己可以和耗子直接辦交涉。我與其把你們倆都餓起，倒不如只養他一個化得來些。」

「別急，別急！」米米西夫夫極冷靜地對我說：「我看你還沒有知這我的妙計。聽着

——我這樣和這最倒霉的小動物交涉；是要引他跑出他的躲身處來，信以為真地委身給我的爪和牙。」

於是，就在那天晚上，他跑到書架後面說道：

「小耗子，我的朋友！出來吧，現在沒有別人在這裏，我們可以痛快地談一談。」耗子從書架下鑽出他的小尖鼻子來了，一些些地，有着免不了害怕。

「來，靠近一點，不要使我提高了聲音，我不知道他們能不能聽到我們。聽着我講給你聽的話。你得知道，我的好朋友，我總有一個深厚的對於你的族類的感情，因為一個保存在我家多年的傳說。據這個傳說，我們的一個祖先，一隻美麗的安古拉貓——我不十分清楚他是我的曾祖父呢還是高祖父——有一回害了重病，沒有辦法，躺在頂樓的稻草上，這時有隻同情的耗子帶了一些乳酪給他，還有，我想，一些別的可吃的食物，直送到他的牀邊。他正要吃的時候，忽然另一隻耗子，樣子長得很醜陋，背上有幾顆紅痣，利用我的曾祖父患的是風濕症，不能動顫，跑近來把食物搶走了。」

「從此以後，我們就決心要殺盡這個使我們的親戚餓死的壞東西的子孫，同時要獎勵在患難中待他好的耗子。」

「這似乎就是我，」耗子說。

「聽着，還有：你知不知道，在我看來你背上似乎有着幾顆紅痣麼？」

耗子吃了一驚，說他的好朋友，那貓，眼睛上一定有點毛病。

「真的，我很近視，倘然我看錯，倒不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我要跑近過來，好把你認得更清楚些。」

他剛靠近他，就用爪子把耗子抓住了，他開始大叫道：

「主人！主人！耗子在這裏！」

我聽得叫聲，就趕過去，倘然要把真相說出來，這倒不是怎樣有趣的，這件事極度的煩擾着我。

小耗子死在米西夫夫的爪中，貓得意洋洋地驕傲着他的成就。

「我希望，」他說，「你會給我同意的獎品。」

於是我再也耐不住我的怒氣了，抓起一根棍子，痛打這個奸賊來，一面對他說：

「卑鄙的東西！開初時你想要欺騙我，現在你使用奸賊的狡詐，謀害了你答應保護的他。接受這個一切奸賊都要接受的獎品吧。」

米西夫夫在每一下棍擊之下，都嘶聲叫着，高高地直跳起來，最後竄過一個窗洞，逃到街上去了。我不願知道他被打死沒有。他是應該打死的。

從此以後，任何人使用詐欺手段的，我都覺得厭惡，即使他們的詐騙是爲了殺死最可惡的耗子。

中華民國政

完

國民教育部補助

三年拾壹月壹日

新兒童基本文庫

本文庫於勝利後新編，全書三百冊。供小學低中高各級兒童補充讀物之用。其特點如下：

各科完備

本文庫包含「生活訓練」「國語」「常識」「社會」「自然」「算術」「音樂」「圖畫」「勞作」「體育」等十科。而國語又就文體分為生活故事、自然故事、歷史故事、民間故事、童話、寓言、小說、遊記、雜記、日記、笑話、故事、說話、實用文、兒歌、民歌、雜歌、謎語、新體詩、舊體詩、劇本、作文指導等二十二種。社會又就內容分為公民、歷史、地理三種。凡小學各科應補充的知識，無不具備。

程度適合

本文庫按照小學兒童的程度而編輯，文字淺顯，圖畫簡明。低年級各書，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中高年級各書，文字逐漸增多，圖畫逐漸減少。足供兒童自力欣賞或閱讀，趣味濃郁，毫無困難。

內容精審

本文庫各書內容，材料新穎，意識正確，行文活潑。每種均經專家再三修訂，在兒童補充讀物中，可稱最精審之本。

形式優美

本文庫用上等白報紙印刷，尤為特色。裝訂堅固，尺寸適合，便於兒童攜帶。低年級各書，全用彩色精印。

主編者 朱翊新
 編校者 (以姓氏筆劃多少為序)

沈影泉	沈靜生	汪靜軒	洪懋熙	孫叔民	陳丹旭	陳江楓	張令濤	趙延年
潘大椿	顧志賢	顧子言	顧詩靈	顧衡甫	衛班元	繆天華	戴渭清	魏冰心
楊一鳴	鮑維湘	葉元圭	劉忠信	趙劍奇	趙伯衡	趙策駿	蔣息岑	蔣彥齋
欽關滄	馮大朋	黃競白	張誦詩	郭時初	許育藩	董秋山	董公問	湯世明
張契渠	張若英	張一德	陳致中	陳士辛	陳重寅	章柳泉	張若南	張鳴時
徐葆澄	馬客談	胡天百	凌善清	袁君昂	夏意超	徐哲梅	徐允昭	徐彬然
胡葆良	胡鍾瑞	金較鶴	季禹九	洪君謀	俞煥斗	俞懷澄	胡顏立	胡斐佩
周志清	林星垣	吳家翼	吳靜山	吳澤炎	吳澤延	李伯棠	李清棟	余之介
朱翊新	朱芟陽	呂伯攸	江澤黔	江曼如	汪倜然	沈子善	沈百英	沈復鏡
丁慶生	王味辛	王敏時	王一士	天樹	石魚	石耶	石碯	朱雙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三版

新兒童基本文庫

高年級 童話(二)

花的審判

零售每冊國幣 元

整部三百冊

定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行人 杜 鏞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發行所 大東書局

新兒童基本文庫

國家圖書館



002878383

高年級各科目錄 (100册)

生活訓練

- 模範少年 (一)
- 模範少年 (二)
- 模範少年 (三)
- 模範少年 (四)
- 八德故事歌

生活故事

- 合理的生活
- 救人的急難
- 頑皮的教訓

自然故事

- 原子炸彈
- DDT

歷史故事

- 民主將軍馬歇爾
- 般尼西林發明人的榮譽
- 英雄故事 (上)
- 英雄故事 (下)
- 強愛國故事

同故事

- 毛的傳說

- 福的審判城
- 爾斯泰童話集 (上)
- 爾斯泰童話集 (下)
- 桑童話集 (上)
- 桑童話集 (下)
- 羅童話集 (上)
- 羅童話集 (下)
- 巴利童話集 (上)
- 巴利童話集 (下)

說明文作法

雜歌

明媚的春光

舊體詩

劇本

荊柯入秦

童話劇

雙雙雁

歷史短劇

抗戰短劇

公民

三民主義

市政研究

擇業指導

新生活運動

地方自治

國民大會

中華民

集會手冊

憲法

- 長江流域遊記
- 黃河流域遊記
- 粵北各游記
- 東北各游記
- 西各省游記
- 美國各游記
- 英國各游記
- 蘇聯各游記
- 法國各游記

自然

- 動物和植物的研究
- 人體的構造
- 飛機和蠅
- 蚊和蠅
- 交通器具
- 交和蠅
- 新武器

算術

- 整數四則題解

音樂

- 新歌集

圖畫

- 應用圖案

勞作

- 剪紙工

9.4
53:4

籍